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五十二回 訪聖主信傳虞帝廟 收俠客梟取燕朝使

呂軍師大破燕兵，回到武定州。計點軍馬，一名也不少。即喚殺李景隆的那將，問其姓名，稟道：「小將是平安之子，生在春社燕來時候，叫做平燕兒。」軍師大喜，曰：「此佳讖也！」

自後燕字呼作平聲，他日用汝平定燕藩，以成乃父之志。」遂擢補前營左軍將軍之缺。燕兒叩謝了，又稟：「適才追小將的，名喚滕黑六，是陣亡都指揮勝聚之子。原與小將合謀殺了李景隆，他就假作追我，同歸麾下。不意被他射死，實為可痛。求軍師格外贈恤，慰勞泉壤。」軍師諭道：「前此追贈陣亡將士，因見聞未周，爾父與股聚尚缺恩典。俟將來匯奏以表忠烈。」

隨有瞿離兒向前稟道：「景隆這賊，與小將父子不共戴天！今得平將軍為我報仇，甚快心胸。小將欲約同諸將，與平將軍把盞，以謝同仇之誼。」軍師道：「正該如此！」班師奏凱不題。

卻說曾公望等四人，還是建文五年秋七月差去訪求帝主，今已六載有餘。畢竟尋著與否？何以絕無影響？要知道，建文皇帝的蹤跡，比不得唐中宗周流四方，人皆知有定向，可以計日迎來復位的。當日四人分手之時，曾公望、程知星走的是河南、湖廣、廣西、黔中、滇南、四川諸處地方；葉永青與楊繼業走的由山東而南直，及浙江、福建、廣東、江西六省地方。

凡一省有幾府，一郡有幾縣，一邑有幾鎮，多少名山古剎，須要處處物色一番，若有一處不到，就像個建文皇帝恰在這處，竟錯過了。而且其間往來道路，總係重複曲折，不能直捷順便。就是一月也走不完一府，一年也訪不了一省地方。須要完局之日，然後可以次敘敷演。前者濟南災荒，今者燕人敗衄，兩家各守疆界，四人已在歸途，試聽老夫道來。

那曾公望與程知星是怎樣訪求的呢？二人出了濟南，扮作星相，各帶個小童，潛行至河南原武縣地方。渡了黃河，上黑洋山覽眺一回。知星指示公望曰：「汝見河、洛、伊三川之氣乎？蔥龍濃鬱，上薄太陽，西照光華，漸加黯淡，此帝師之所由興也。從來王氣多紫赤。今嵩岳之氣，於純素中微帶紅色，若東方亮者，此帝師之所以為太陰也。事未發而氣先應，不日可定中原矣。」公望曰：「青田先生望見紫雲興於淮、泗之間，預知太祖受命。今者行在窅然，不知亦有徵兆，預顯復辟之象乎？」知星曰：「我輩當盡人事以待天命。其機兆固未顯也，愚料聖駕必不至中州，可以逕過。但嵩岳與龍興寺多方外名流，不可不去訪問，容有知龍潛之所在者，亦未可定。」公望曰：「大是高見！」

乃先造石巖山之龍興寺。原是唐朝武后建的，僧眾林林，看來多像借物，遂去。登嵩岳，見廟中一老道，鶴髮松顏，名玄池羽士，言語溫和，意頗決洽，因暫賃廂房以居。當夜方欲安寢，聞有扣扉聲，啟而視之，則弱冠兩道者，昂然而入。知星、公望亟為施禮，詢其法號，一曰大松，一曰小松。知星心甚訝之，問：「兩道長更靜來此，必有明教。」大松道人曰：「前數日，有燕京差遣三人，來訪張三豐，卻是要追求建文皇帝的。我看二位，既在江湖上行走，必然有所見聞，正不知何故要追尋他呢？」知星一時摸頭不著，只得佯應道：「我二人不過是九流，謀食道途，那有閒心情去問這些閒事！其實不知。」兩道者又說：「既無閒心情，因何到此閒地方？」知星又勉強應道：「有人托小子看個陰宅，圖些微利，比不得遊山玩景，得閒取樂的。」兩道人拂衣而去。知星心下懷疑，誠恐露出馬腳，即於明晨同公望下山。取路由開封渡滎澤而抵南陽，入荊門。漢沔、鄖郢之間，武當、雲夢、玉泉、金龍諸勝地，無所不到。然後擊回漢陽，歷武昌、嘉魚而至巴陵。渡洞庭湖，湖南七郡一州，訪求幾遍。

一日宿於九疑山之無為觀，知星謂公望曰：「湖廣一省地方，閱歷二載，竟無蹤影。未知何日得見君父面也廣不勝歎歎太息。因步出中庭，見月明如水，信口吟一絕云：

七澤三湘煙霧連，與君歷盡洞蠻天。

我君我父知何在？忍對今宵皓月圓。

吟甫畢，忽屋脊上飛下一人，手持利刃，直奔至前。知星巖然不動，覽其形狀，則：

面黑而狹，束一頂磕腦氈帽，剛稱頭之大校身細而短，裹一件卷體皮衣。衣連著褲，褲連著襪；襪兒緊扣兩腎，襪底縫成五指。就體裁來，全身包足。行動無聲，疾如飛鳥。

知星厲聲道：「汝為燕王刺客耶，可速取我頭去！若為綠林豪客耶，我有韓龍羽詩在。」那人將利刃插向腰間，叉手答道：「我尚要殺燕王，怎肯為彼行刺！這句說得沒意味了。至於綠林，似乎同道。然其中有不義之徒，我必殺之。還有那些貪官污吏，豪紳劣衿，嚼民脂膏，與賊盜無異者，我亦必殺之。若要殺一不應殺之人而可以取富貴，是則區區所不為也！」知星斂容謝道：「壯哉！義士。」公望拍掌曰：「安得衣冠中，具此一副俠客心腸！」那漢又應聲道：「不意讀了書的人，都變了心術，倒不如草莽中有志氣的。我看二位與別的讀書人不同，所以遠來相訪。手中拿的利刃，不過試試你們的膽量，幸勿見叱。」

知星聽了這話，心上就有個主意，遂延入室內，遜之上座。

那人道：「我所極鄙薄者，是讀書人；所最尊敬者，亦莫如讀書人。今我尊敬者在此，理宜末席。」公望尚在推遜，知星道：「義士不愛虛文，就此坐罷。」叩其姓字，籍貫、始末，答道：「小可無姓無名，叫做綽燕兒。因生得手足便捷，十一歲上，一手將飛燕綽住，所以得名。本貫薊州人氏。當燕王反時，我曾入營去刺他，一劍砍下，忽有金龍舒爪接住。帳外侍衛聞有聲息，齊來救護，我只得棄劍而逃。他如今所佩的寶劍，還是我的故物。後來走在江湖，要學行些仁義，常常取富貴家之金銀，以濟窮苦之人。若是有人有義的，雖然大富極貴，卻也不動他分毫。前在荊門州，見二公形跡可疑，不是個星相之家，料其中必有緣故。兩年以來，君所宿處，我亦在焉，要探確了心中所為何事，來助一臂之力。其奈絕無圭角，不能揣測。今夜聽見吟出詩句，方知是為君父的。這等忠孝讀書之人，豈可錯過！請問要怎樣？我就鼎鑊在前，刀鋸在後，也能為二公奮然前往，斷不畏縮的。」

知星大喜，就將唐帝師創都濟南，要求建文皇帝復位；四人各分六省，潛訪行在的話說了一遍。綽燕兒道：「如此，卻用不著我輩，就此告退。」知星道：「請住！我等所去地方，久矣皆屬於燕，設有不測，性命難保，那裡還講訪求君父？」便激他一句道：「汝若真有義氣，竟與我二人同行，緩急相助，生死一處，方不虛了你兩年在暗中追隨的意，是乃烈丈夫所為也。尊見若何？」綽燕兒大叫道：「我只道不是件斬頭瀝血的事，說個用我不著，那裡曉得其中委曲！就此執鞭，願同生死。」

霍爾拜倒在地，知星、公望連忙答拜。三人痛飲達旦，一同起身。

又走盡了沅陵、黔陽地方，轉入粵西界上。公望曰：「此地瘴病甚重，大約聖駕未必到此。我們只在桂、柳二郡蹤跡一遍，竟至滇南何如？」知星曰：「我意亦然。」行至融縣虞帝廟前，公望曰：「試祈舜帝一簽，看其兆如何。」三人再拜默禱畢，抽得二十七簽云：

天上紅雲散不歸，蠻煙瘴霧撲人衣。

要知西竺來時路，龍馬曾隨彭祖飛。

知星與公望看畢，正在疑思間，突然有一武官，隨著數人步進廟門。知星等一時迴避不及，站立於旁。那武官就舉手問道：「列位中有程姓的麼？」知星見他氣概軒昂，言詞亢爽，不像個奸險的人，就應道：「不知貴官問姓程的有何緣故？」

那官員道：「我是慶遠衛彭指揮，有公事過此。偶問一聲，看個朋友的數兒，應驗不應驗，非有他意。」知星忽想著簽訣上「彭祖」一語，慨然應道：「小子就是姓程。」彭指揮道：「你今尊公台諱呢？」知星一想，生死有命，遂道：「是第六十四卦，去上一字。」彭指揮聽了，連忙施禮。席地坐定，叱退了左右，並不再問知星名諱，亦不問及公望、綽燕兒等姓字，但說：「令尊遇著我時，云於某月，當在一古廟中，邂逅三個人。內有我長子，煩寄信說『隨駕平安』四字。」言畢，即立起身。

知星、公望疾忙扯住道：「若遇我父，必見我君，求賜指示。」彭指揮道：「你到慶遠府西竺寺去問，自有分曉。」逕出了廟

門，跨馬揚鞭，如飛而去。

公望曰：「不亦異乎？虞帝簽訣，不意是這樣應法！」就星夜巡訪至西竺寺。寺中有個百餘歲之老僧，號曰「小盧僧」，乃宋朝「老盧僧」之法派，戒律精嚴，為法門推重。知星一見心喜，遂將彭指揮所言拜問。盧僧道：「相公何人？」知星實告曰：「是隨建文皇帝程道人之子。」盧僧愕然曰：「前有一異僧至此，彭指揮來饋蒸羊，並獻金帛。那異僧以所乘馬酬之，忽化龍騰空而逝。此僧一行四眾立刻就起身了。阿呀！阿彌陀佛！法門三寶之幸，那裡知道皇帝降臨呢廣知星盤問：「何方去了？」盧僧道：「山衲何人，肯向我說！」

知星等俱各悵然。因此在粵西八郡，處處搜求遍了，方道黔中，入雲南。知星謂公望曰：「滇中東至曲靖，南抵車裡，西極永昌，北盡麗江，幅員數千里。昔阿育工構造蘭若二十，茲土後半，歷有禪窟藏修，我等須細細訪之。」公望曰：「聞得說帝有意來依沐西平，未知果否？」知星曰：「西平侯府正在阿育國王之故地，今宜先去。」訪有半月，絕無音耗。又至趙州昆彌山。望見懸崖峭壁之間，有條獨木橋，粗細僅如拇指。

一樵子疾趨而過，知星異之，呼問曰：「君得非天仙乎？」綽燕兒遽向前曰：「什麼天仙？我亦能走！」就在橋上走了兩回。

樵子大驚，說：「前者皇帝到此，可惜你不來走與他看看。」知星、公望亟問：「是那個皇帝！」樵子說：「說來你們亦不信，那皇帝卻是個和尚。」公望又問：「而今到那裡去了？」樵子說：「一行四人，在我家過了夜，看換了新橋。聞得要往什麼獅子山去，看活獅子哩。」知星又問：「怎麼是換新橋？」樵子手指著橋說：「這條獨木橋叫做仙橋，乃天生的異木，比鐵還勁。

每月望夜，此橋忽沒有了，清晨又是一條新橋，橋形一般樣的，總也不曉得其中緣故，前日皇帝問我，也是這般告訴了，他說什麼月裡吳剛仙人造的哩。」知星再要問時，樵子已飛步登峭壁上去了。

於是亟尋至武定府。問獅子山，卻在和曲州；到州去尋時，在城西十里之外。其山壁立千仞，攀援而上，並無禪院。看官要知道，建文皇帝棲於獅子山岩，前後幾三十年，今有遺庵曰「隱龍」，尚留帝像。土人伏臘祀之，則知樵夫的話倒是真的。

大約先來相視，後乃結茅於此，適與知星等不相值耳。三人又甚惆悵。及尋遍了一十九郡，返無蹤影，仍回至大理。在西平侯府前過時，人眾雜沓。聞喝殿而出，有三個官員：兩個穿紫，一個穿竹根青，皆五雲紅絲袍，坐著綠油絹幔、四面亮榻的大轎，前面各打著一柄黃纓子深沿大桑知星猜個八分，隨向龍首關外，尋了個僻寓，謂公望道：「適才沐府中出來的，乃京僚也。記得嵩岳廟中二松道人之言乎？」因向綽燕兒道：「汝於今夜去尋他三個的寓所，探聽探聽。若是也尋建文皇帝的，把他三個盡行殺了；若不是，且莫殺他，回來相商。」綽燕兒道：「適我在沐府門側首人家問過，正是要尋建文皇帝的，宿在公館五日了。我要去把他一行人盡行斬草除根，恐二公膽怯，所以不說，原打算悄悄去的，如今不妨明明的去了。」知星大喜，與綽燕兒把了盞。到更盡時，綽燕兒騰身屋簷，忽爾無蹤。

二人坐到三更，見燕兒推扉而進，解下腰間一皮袋，拎出血漉漉的人頭來，說：「我雖殺了六人，卻殺不著那兩個衣紫的。造化了他！」公望問：「莫非那兩個不同住麼？」燕兒道：「有個緣故。這個住在樓上，我去先到樓簷邊，自然就先殺他。

不意這畜生是好龍陽的，有個標緻小廝，尚未睡著，大喊起『殺人』來，樓上就有四個人接應，我就一頓都殺了。此時公館內外人等，大家明火執杖，趕上樓來。我一道煙走了。」又在背上拔下一把劍來，道：「在這畜生枕邊取的，看來也防著人哩。」

知星接過來，剔燈看時，見劍脊邊有「取建文繳」四個隸字，呆了半晌，乃以手加額曰：「此義士莫大之功也廣公望亦大喜，說：「已足喪燕賊之膽。」知星道：「還有一說，我要號令這顆首級，在何處地方好？」綽燕兒道：「竟掛在沐府轅門旗竿上去不好？」公望道：「沐西平還算是好人，不要害他。不如掛在分水崖上，南北來往人多，方稱『梟示』二字。」知星道：「極妙！」綽燕兒如飛去了。

那時程、曾二人方曉得燕王差有三人，到處追殺建文，卻不知三人中被殺的，叫做榆木兒，亦不知那兩個是胡濙、胡靖，但覺殺得快活，料他不敢再去追尋了。當日榆木兒趕著要殺半道人，道人笑說：「這劍是斬你腦袋的！趕我到昆明池邊，才有分曉。」今日卻靈驗得異當。足見道人便是張三豐，這些高官顯爵的俗眼，那裡認得真正仙人呢！

閒話休題。且說綽燕兒回時，甫及五更，知星等行李已收拾完整，就從昆明西路入蜀。在成都各郡縣，如青城、玉局、南岷、縉雲、摩圍、天彭、玉壘、洪崖、棲真諸名山洞天福地，梵安、法定、龍懷、波會、兜率、凌雲、鄧林、碧落諸禪剎道院，靡不訪遍。乃登峨嵋。此山高峻一百二十餘里，半山有寺曰白水寺，寺多禪宿。

知星居數日，欲登最高之頂，寺僧力止曰：「峰頂舊有光相寺，向來無僧能守，今已頽壞，一片荒涼，不堪駐足。而且風氣罡烈，夏月尚須重綿；又多虎狼噬人，萬萬去不的。」公望與知星商議：「粵西、滇南絕無人跡之處，聖駕皆經到過，何況峨嵋為佛菩薩現相說法道場！若畏難不前，怎教做訪求君父？心上如何過得？」遂將二童留於寺中，只同綽燕兒尋路上去。曲折險隘，歷八十四盤，方至巔頂。

時當仲秋，天風浩然，衣皆吹裂，冷徹骨髓。徘徊四眺，真千巒拔秀，萬峯爭奇。正在爽心時候，陡聞大吼一聲，一隻白額虎逕向知星撲來。綽燕兒大喝曰：「汝畜亦學燕王，要殺忠臣義士麼？」那虎豎起雙眸，如電光直射三人，逡巡伏於石上。知星手指著虎，吟四句曰：

爾畜豈無知？人生亦有數。

我是為君親，與爾寧相忤！

那虎聽畢，微吼一聲，掉尾向南岩下去了。公望道：「可稱伏虎先生矣。」三人皆大笑。仍從舊路回至白水寺，就離了峨嵋。

由服江歷灘瀨、翟塘，浮三峽，泛江陵，直下武昌而至黃州，人羅田。聞斗方山南有崇果院，為佛印棲息之所，乃造其剎。主僧獻茶，飲畢，公望起身小解。步至院後，有一小小竹園，園之東有一六角涼亭，見一少年背倚著亭柱，手持詩箋一幅，朗吟云：「國覆一朝雙闕在，家亡萬里片魂孤。」公望料也是殉難的，走向他身邊時，那少年像出了神，全然不覺，遂將他手內詩箋輕輕夾起，說是：「幾時逃到這邊？燕王現今著人拿問哩！」那少年聽了這話，也不回頭，疾趨出亭，拐過一垛牆角去了。公望大笑道：「請轉，有話說。」一面也走到那邊。原來有扇竹扉開著，四望不見蹤影，連忙解了手，仍向前來，將詩箋送與程知星，是七言律詩一首：

當年王殿唱傳臚，聖主恩深世所無。國覆一朝雙闕在，家亡萬里片魂孤。

從來天道無知耳，此日人心有矣夫。悔殺吾生差一著，薦他豎子有餘辜。

知星隨問：「何處得來？」公望把情由說了，笑道：「初不過相戲，誰知他竟認真躲去。」知星忙問主僧：「識得這個人麼？」主僧道：「他姓日，不曉得名號，每常在寺吟哦的，說要尋著個好人，把詩箋交付與他。因此人呼為田呆子。」公望問：「如今住在何處？」主僧道：「離此里許，有座小蘭若，名曰『無相庵』，也是本寺的，他賃了東側首幾間茅屋住著。」

知星即別了僧眾，一逕尋到無相庵東首，果有茅舍，緊閉著門兒。連敲數下，絕無人應。綽燕兒就轉向後邊，也有一門，聽得人在裡面說話，如飛走到前邊，拉著知星說：「曾相公可在前門守著。」兩人剛走到後門，只見「呀」的一聲開了，有個小沙彌出來，裡面說：「前頭有人敲門，煩你回了他去，千萬不可說住在這裡。」知星連跨兩步，已進了門，大聲說：「同道的來相訪，何故閉門不納？得無拒客已甚？」一小廝嚷道：「一面不相認，為什麼闖進我家來？」一老蒼頭道：「相公是遠方，大約要到庵內隨喜，想是走錯了，請出去罷。」知星指著那個少年道：「這位定是你們相公了。我與他世交，且不知因何在此，特來相問。」又把詩箋交與蒼頭，說：「適聞敝友也因有年誼，所以相戲，多多得罪。」蒼頭見知星詞氣緩款，是個正人樣子，遂向著少年道：「不妨事，請到前頭坐坐。」

知星拉著少年，一頭走，一頭問，說：「年兄尊姓大名？」

少年只是不答。走到前邊屋內，開了門，公望也就進來，深深作下揖道：「幸年兄恕弟鹵莽。」那少年止回一揖，也不答應。

大家在木凳上坐了，老蒼頭問：「三位相公尊姓？從何方來此？怎麼說與我相公有年誼呢？」知星一想：若己不直說，怎得他明言？遂道：「我是侍從建文皇帝程翰林之子，這位是殉難曾御史之子，那位是當今義士，曾刺過燕王的。」蒼頭大喜，說：「我家先老爺是黃探花，官居太常卿。當年被燕王拿去時，做這首詩，交與我小相公，說：『我一生忠草，就差的是薦李景攏恐後來把我這件差處，並泯滅了我的忠心。汝可尋著一個與我平素相好的，把這詩托付與他，在青史上表白一番，死在九泉之下也得瞑目。』我家先老爺關門被戮，是我偷抱了小相公，逃出在外。先躲在廣西，去年方到此地。恐人知覺，小相公易姓名為田經，常把詩箋放在袖內，尋不出個相與的人。適間回來，說被歹人奪去，正在這裡痛哭。今據諸位相公說起來，是真有年誼的，幸得相遇哩。」

知星見蒼頭說話，條條有理，就應道：「黃年伯與曾年伯同我父親總是至契，與爾大相公就如弟兄一般。詩箋內有此苦心，可付我等帶去。即日建文帝復位，自然褒忠錄節，表揚青史，斷不負黃年伯於地下的。」那少年只顧眼看著蒼頭，蒼頭道：「大相公何日得再遇個先老爺相與的？」竟把詩箋雙手交與知星，說：「皇天在上，幸莫負我先老爺一片忠心。」知星道：「你看我可是負人的呢？」那少年方出一語道：「我父親對我說要交付與個好人的。」知星心上明白田經有些呆氣，就辭別出門。老蒼頭又再四叮囑，拉著小主，直送至官道上方回。

知星等逕下蕪湖，沿江一路再訪前去。且莫說這邊兒千山萬水，訪不見君父的形容，幾生懊恨；誰知道那邊兒萬水千山，早幸得君親的蹤跡，總屬歡忻。只在下回。